

伦敦的崛起

五个人重塑一座城

[英] 利奥·霍利斯 著 宋美莹 译

London Rising

The Men Who Made Modern London

99

新知
文库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伦敦的崛起

五个人重塑一座城

[英] 利奥·詹利斯 著 宋美莹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伦敦的崛起：五个人重塑一座城 / (英) 利奥·霍利斯 (Leo Hollis) 著；
宋美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7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6278-9

I. ① 伦… II. ① 利… ② 宋… III. ① 城市史—史料—伦敦
IV. ① K95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9739 号

特邀编辑 刘清愔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刘 洋

责任校对 曹忠苓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3049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5.5

字 数 308 千字 图 41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我现在要用歌辞赞美敬虔的人，就是要赞美我们的列祖。……这样的人都是为同时代的人所钦敬的，他们在当时得了荣耀。……在这些被纪念的人中……有人建造了宫宇，为上主修建了圣殿……并修葺了我们的房屋。

——《便西拉智训》(*Ecclesiasticus*)

献给我的父亲奈杰尔和岳父迈克尔

前 言

走过伦敦纵横交错的街道与邻近地带，整个城市所展现的现代化、速度以及闪亮的外表和繁忙的交通，都在呈现着未来的意象。然而，伦敦有着很多层面，钢铁、玻璃帷幕的背后，往往还留存着许多过往的历史。利德霍尔市场（Leadenhall Market）里有个理发厅，地下室还保留着发掘出的 1 世纪古罗马广场石块；伦敦市政厅前院底下，还有罗马人在 5 世纪留下的圆形露天剧场遗迹，此处一度是盎格鲁 - 撒克逊族人的“部族会议”，也就是当时公民集会的场所。君临其上的市政厅，自 12 世纪以来即是伦敦旧市区（City of London）的权力中心。伦敦的历史从其街道名称也可略窥堂奥，如古城墙里面的中心市集齐普赛街，英文称为 Cheapside，其中 cheap 在中世纪英文里指的便是“市场”，时至今日齐普赛街左右还有面包街和牛奶街，顺着齐普赛街还可通到鸡农和菜农做买卖的“鸡鸭路口”。

当我们揭开一层又一层伦敦的历史面纱，这座城市就益发显得复杂而多元。伦敦是个在古迹上重新打造的城市，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起 1666 年伦敦大火后的 17 世纪，更能让人看到这项

叹为观止的事实；也没有其他建筑物比重建后的圣保罗大教堂更辉煌、更有象征意义。伦敦此番史无前例的大重建，重建的不仅是城市的砖石，更远远涵盖了机构组织和街道的规划，这些熙来攘往的市集和活力旺盛的商行，至今仍是金融中心“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主要景观。

17世纪所体现的不只是伦敦的重生，同时也预示了现代城市的样式，重建的伦敦成为全世界各大城市复制或转型的学习范本。这个时代人们初次触及的问题，至今仍是我们深思的课题，如政府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判断某件事的真伪，世间是否存在一种普世的基本法则，如何权衡利益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或者上帝是否存在。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个现代都会的种子当初如何播下的故事。

17世纪中叶的伦敦是个充满了不安的城市，人人都很焦虑，到处都是关于上帝的预言。乘马车来的外来访客，投宿在城外的众多旅店中，他们一下车就被淹没在汹涌的人潮里；随着泰晤士河浑浊潮水乘船而来的人，一路在雾气弥漫的空气里看到的，是北岸杂沓的中世纪屋顶和高耸的哥特式尖塔。水边的木结构房屋紧临河岸而建，水手和商人在码头和仓库之间忙碌穿梭，这些仓库存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在优雅的伦敦大桥前上岸的旅客，将被迫卷入那些等待通行的拥挤人潮，并马上体会到大城市生活的混乱喧嚣。

离开河岸，进入旧市区的中心，街道上挤满了人和马车，一切都在移动。下垂的屋檐几乎遮蔽了天空，看起来就像弯腰祷告的僧侣。空气中弥漫着烟尘，就如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假借一位法国游客的语气撰写的《英格兰之特色》里所述：“居民呼吸的尽是污浊浓重的雾状空气，空气中夹杂着满是煤灰的污秽蒸气，使他们的生活暴露在种种不便与不快中。”^[1]步行时既缓慢又危险，虽然部分主要街道都铺设好了，但大部分街道

铺设的却是产自肯特郡（Kent）的尖锐碎石，较小的巷道则铺上土，因此一旦下雨就变成泥泞不堪的灰泥沼泽。路上到处丢满垃圾，任由雨水把它们冲到泰晤士河里去。无雨的夏季，整座城市简直臭气冲天。

17 世纪下半叶，伦敦濒临瓦解的边缘。旧市区变得太过庞大，导致中世纪的行业公会、市政府官员和一年一选的伦敦市长再也无法掌控。邻近的新兴区域绕着“平方英里”的城墙迅速扩张，城墙对古城虽有防卫功能，却也限制了它的发展。17 世纪 40 年代时，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已经散布在新兴的外围市郊。当时，在旧市区里享有市民权而不再是学徒的职业人士被称为自由工匠，他们除了有公会的保护，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对公会具有责任和义务；而在郊区营业的商人，当时被称为“无主之人”，他们不受公会管理，既非学徒也非自由工匠，拒绝承担与自由工匠相同的责任与义务，这些人的兴起对首都的政治经济形成了一种威胁。

内战使得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四分五裂，1642—1648 年的内战中心就在伦敦。首都成了“当前叛乱的温床”^[2]，然而，几年内伦敦却变成它自己所制造出的新事物之受害者——共和国取代了王室，但政治并未因此稳定，伦敦人生活在恐惧不安中。王室的复辟重建了秩序，大家又重燃恢复旧制的希望，可惜这个希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梦而已。

1665 年，王室复辟后五年，当初的欢欣鼓舞和满怀希望，受到一场瘟疫的打击，千百条性命就此丧失。第二年夏天，英格兰遭受干旱，牛津的河川因此干涸。除了 7 月一场怪异的冰雹以外，整个夏天都没下雨。到了仲夏，伦敦的木结构房屋干燥得像引火物一样，只要有零星火花就可以引燃整座城市。

1666 年 9 月 2 日，周日晚上，河北岸布丁巷（Pudding Lane）

的一家烘焙店开始起火。以伦敦那样拥挤的巷道，火灾本来就是难以避免的灾害，但是，这一次一定是哪里出了严重的差错。作家伊夫林在日记里记载道，他第二天下午从位于德特福德区（Deptford）萨耶院（Sayes Court）的住宅要出门时，他的花园篱笆对面国王军需库的众水手正在集合，赶着去救火。伊夫林当天走到泰晤士河南岸的河岸区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仿佛在看一场大毁灭的恐怖戏剧。他能找到的描述眼前景象的方式是：“狂暴的烈焰发出的爆裂声响震耳欲聋，女人、小孩哭喊尖叫，群众飞奔逃命，高塔、房屋和教堂纷纷倒塌，仿佛一场骇人的狂风暴雨……毁灭的景象一如特洛伊战争。”^[3]

那天稍早，黑烟蔽日，使得白昼有如黑夜，伊夫林还记载，黄昏之后烈焰高张禁止了黑夜的到来，“十里之内光亮有如白昼，白昼呈现的方式却十分骇人”。天空变成血红色，仿佛空气都着了火，“如同燃烧着的炉子顶部”。伊夫林除了哀叹，也束手无策：“啊！如此惨绝人寰的景象，自开天辟地以来应属空前，未来除了毁灭宇宙的大火之外，恐怕也是绝后了。”他眼前整个伦敦都在熊熊燃烧，火焰一条条街道、一栋栋房子地延伸跃进，风暴似的一路吞噬，无一物能够幸免。他无助地看着一切，叹道：“伦敦再也不存在了。”^[4]

伊夫林特别注意到位于拉德盖特山丘（Ludgate Hill）上俯视着首都的圣保罗（St. Paul）大教堂，它在烟雾中朦胧可辨。此刻，它还耸立于烈焰之外，而到了周二，教堂巨大的正殿已经挤满了前来避难的人，他们不是来乞求上帝的保护，就是以为圣保罗大教堂这样大的建筑应该足以庇护里面的民众。当地商人赶着把货物搬到教堂的墙下，而密集开设在教堂庭院周围和英国书业公会（Stationary Hall）附近的印刷商，早已把他们的纸张、草稿和作品堆满了教堂

地下的圣菲丝（St. Faith）礼拜堂。

到了中午，火焰包围了整个教堂庭院，不到几小时，教堂周围已经陷入火海，几乎所有来寻求庇护的人，都不得不慌张地逃离。幸而所有人都惊险地及时脱逃，只有一位老妇人例外，三天后，有人在教堂的哥特式主体边发现了她蜷曲焦黑的尸体，以及一些烧焦的狗皮。作为伦敦古老地标的圣保罗大教堂与它象征了一千年的城市，沦于同一命运。

炼狱般的烈火由于东风的煽动，狂烧了四天。吞噬 13200 栋房屋、87 处地方教堂、6 座奉献礼拜堂，以及所有贸易中心和政府的主要建筑，如市政厅、皇家交易中心、海关大楼、会议大楼、52 栋公司大会堂，还有位于布莱德威尔（Bridewell）、新门（Newgate）、伍德街（Wood Street）和鸡鸭路口的监狱，外加 3 座城门和 4 座石桥。财富于瞬间付之一炬，金属餐盘熔入土中，昂贵的香料蒸发成带着刺鼻恶臭的气体。光是出版同业公会的印刷商，就损失了价值 200 万英镑的书籍纸张，所有紧急堆放在圣保罗大教堂地窖里的财货尽皆化为灰烬，泰晤士街的码头商则损失价值 150 万英镑的烟、酒、糖和李子。

然而，伦敦并没有就此消失。短短六十年内，这个大都会从大火的余烬里蜕变重生。到了 1708 年，仅仅不过人一辈子的寿龄，伦敦便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风炉，从此向建构大英帝国的路子迈进，逐步将自己打造成世界金融中心，并奠定英国启蒙主义的基础。

这个大都会的重生过程中有五个关键人物——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约翰·伊夫林、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尼古拉斯·巴本（Nicolas Barbon）。他们的故事要从伦敦大火的二十年前开始说起。因为生

长在英格兰内战时期，内战爆发所带来的动乱和不安，都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场内战主要肇因于政治和宗教的冲突，进而导致国家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当然不止于此，不过对这五个人来说，这个童年经验让他们产生了寻求一个新社会的共同决心。

伊夫林出生于上流世家，父亲是英格兰绅士，在国王、教会、义务的既定体制和信念下，从小就可以预期他一辈子享有闲适生活的特权；雷恩是在英国国教的高层阶级长大的；胡克的父亲也是神职人员，不过是低层阶级。雷恩和胡克从小就认为自己会受传统教育，然后一辈子在既有的教会体制里工作；洛克的父亲是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乡下律师，而巴本的父亲则是伦敦备受尊重的工匠，也是清教徒的传教士，由于并非国教，只能秘密信仰，常有遭受迫害的恐惧。

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内战瓦解了稳定和有序的生活，带来了动荡不安和无所适从。雷恩和胡克的父亲失去职位，被贴上“罪犯”的标签；伊夫林离开英格兰，远游寻求慰藉，因而改变了他的一生；巴本的父亲变成新政权下聚众闹事的主要领导人；而洛克则在恐惧中眼见各种思想的种子互相冲突发展，进而影响到他的余生。骑士党（Cavaliers）和国会的战事虽然于1648年结束，当时出现的许多小派系仍持续争斗了半个世纪以上。大家都想转变和修复这个国家，经过种种失败和努力，现代英国才由此诞生。

然而内战的余波和后果不只影响到社会的传统秩序，却也成了国家文化和思想的转捩点。内战之起不只是对国王个人的攻击，也是对整个阶级结构的质疑。国王的权威奠基在什么上面？王位遭受攻击，支持它的机构也同样受到攻击，包括教会和大学，因为他们都认为真理是专属于王室的。新观念和知识的来源渠道产生了，从

内战的大混乱之中发展出的哲学，预示了现代科学的诞生。这种追求新真理的精神分别显现在战后社会的无数领域中，伦敦则是这许多场辩论的主要思想中心。

1666 年那场毁灭性的大火，意外地给了这五个人改变一生的机会。大火过后，大家就城市的性质讨论计划：伦敦应该要依照旧基地的规模重建，还是要以全新的城市规模加以取代？对雷恩、伊夫林、胡克、洛克、巴本来说，大火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空白之地，可以就此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胡克是大火过后对伦敦新貌最早产生影响力的人。他是模范思想家，用新方法测量记录首都焚毁的程度，把中世纪混乱不堪的建筑学转变成清楚易懂的科学，因此，他以数学来规划重生的首都。胡克重建城市的工作，与他的另一个角色是相辅相成的，他是 1660 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里的“新哲人”（New Philosopher），这个机构是专门为促进人们重视实验和数据而成立的。

对巴本而言，伦敦被毁为他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机会，即投机、利益与建筑商的兴起。他是从都会的建筑业起家的，在伦敦古城墙内重建被烧掉的房屋。不过当他的野心变大以后，偶然发现了“石块”之外的新机会，也就是发展改建苏豪（Soho）、斯皮塔菲尔德（Spitalfield）、霍尔本（Holborn）等郊区。巴本对利益的追逐，使得伦敦发展出现代城市的新貌，也促成经济与商业的新观念。

洛克是在大火之后才到伦敦来的，一到此地便卷入政治与知识圈的剧变。他与庇护他的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爵士一起工作，专注思考贸易与资产、宗教信仰自由、政府机构、知识原则等问题。这些思想使洛克身处危境，随时有可能会被控煽动叛乱，甚至驱逐出境，可是他的理论却对首都的知识思想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对伊夫林而言，这场大火使他这样一个富有思想和品位的人，有机会在最苛刻的试炼下把想法呈现出来。由于经常被人低估为一个有点小聪明的外行人，伊夫林靠着文笔、结交重要人物，以及他在萨耶院自家的作品，为自己赢得颇具权威的声望。他的作品质疑并激辩有关英国人形象的塑造。例如怎样定义英国的特质，“英国式的”所表达的是什么，贸易、宗教、理性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然而，对于这次伦敦的重生与现代英国的崛起，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要算圣保罗大教堂的重建，以及雷恩自身想要创造现代建筑的企图。他最初以天文学家成名，代表最前卫的世界新视野，推动理性、实证与科学方法。然而，在成为建筑师以后，他重新界定了自己的原则，在传统的设计艺术里，融入从实验室里学来的现代方法。圣保罗大教堂就是这个新方法的见证。

圣保罗大教堂在整个 17 世纪所代表的意义，诉说了一个在巨变洪流里与时代搏斗的国家的流动多变的故事。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伦敦的一个神圣的象征物，同时也是国家庆典和严肃仪式的所在地。站在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底下仰望石块堆砌的半球体，下面理应是静默的厅堂与耳语的长廊，寂静却被每日循环的礼拜仪式和每年 80 万游客的脚步声打破。穹顶的比例非常完美，光线从上面射入内部空间，穹顶的顶端有个类似望远镜之眼的镜片，将光束从顶端灯塔的底座投射而下，光几乎成了建筑的一部分。

圣保罗糅合了复杂的观念，也把时间凝结在石块中。大教堂站在这段伦敦与英国历史的中心，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与投射。到 18 世纪初，大火之后不过四十年，圣保罗被重建。1708 年 10 月，雷恩站在大教堂前的庭院中，仰视他自己的作品，看着最后一块砖石被砌在尖顶上。据他的家族历史《祭祖文》所记载：“穹隆顶端

最高处，也是最后一块石头，是由验收官雷恩指定其子代替他亲手摆上的。”^[5]

它是一个人毕生作品的巅峰，也是经历过内战、瘟疫、大火、革命和政治大混乱，却仍然能够把周围市区重铸成现代化首都的一代人的永恒见证。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 内战时期的孩童

第一章 有史以来英格兰年轻人的最大危难 3

第二章 无声的革命 29

第二部 复辟时期伦敦的兴衰

第三章 复辟与复兴 53

第四章 双城记 79

第五章 “伦敦不复存在了” 109

第三部 我将再起

第六章 丈量城市 133

第七章 测绘总监 156

第四部 现代伦敦的形成

第八章 投机的城市 185

第九章 古老与现代 204

第十章 政治的对立 223

第十一章 革命前夕 246

第五部 伦敦再生

第十二章 彻底摧毁，重新再造 279

第十三章 伦敦革命 301

第十四章 凤凰涅槃 323

第十五章 终点 346

注 释 361

参考文献 370

致 谢 385